

文化  
大理

# 一龙

人文诺邓 山水太极

总策划

杨宁

主编

张剑萍

执行主编

曹劲鹄

本卷主编

张伯川

彭斌

## 《文化大理》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杨 宁 杨 健

主 编：张剑萍 彭 斌

执行主编：曹劲鹄

执行副主编：赵卓磊 汤培德

总监制：李 维

监 制：江庆波

编 委：张志斌 苏发吉 王峥嵘 杨子东 王超英

和生弟 杨政业 赵寅松 张乃光 杨光复

那 鹏 杨圭臬 李 公

编 务：张茂星 阮正德 杨靖娇

## 文化大理·云龙

### 本卷编委会

本卷策划：段冬梅 李郁华

本卷主编：张伯川

本卷副主编：张劲松 张沙琳

本卷执行主编：杨希元

本卷执行副主编：杨海霞 李 卿

本卷编委：旷宏飞 李荷芬 李维丽 李雪萍 李应芳

李玉香 罗 雯 王建革 吴 燕 杨春芳

杨建萍 杨锦韞 杨学禹 杨卓如 尹云彬

张礼彬 张玲玲 张启发 赵雪梅 字松芳

本卷摄影：黄杨富 李少军 李亚东 孙沁南 王贵泉

王文松 夏传武 杨积铭 杨建荣 杨进军

杨利军 杨茂川 杨伟菊 杨旭峰 尹云彬

张雄飞 字 斌

大正

云  
龍

大正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 苍洱毓秀

(总序)

## 文献名邦

“苍洱毓秀，文献名邦。”辖十二县市、含十三个世居民族、约三万平方公里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不仅是白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福地，也是大理各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如果说文化大理是一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藏智慧的书，那么，这部书厚重、久远，写满了传奇、浪漫、和谐与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熠熠生辉，散发着历史的醇香，彰显着文化的魅力，醉人心脾，令人惊叹，让人神往。

透过大理这部传奇之书，我们看到了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的大理，以及5000多年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粹和人类文明。

感谢喜马拉雅那场遥远的造山运动，把大理的奇山秀水与青藏高原的余脉连为一体，一脉相承，形成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河与横断山、无量山、哀牢山等山河相间、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河格局，在造就了“风花雪月”自然景观的同时，也孕育了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文明，其



中包括黑惠江流域和红河源流域的文明。还有大理阳苴咩城遗址、巍山双圈河大理国早期建筑遗址等，共同续写着洱海地区文明的华彩乐章。

“九隆创世”“鹤拓大理”的神话尚未远去，洱海银梭岛贝丘遗址的考古成果，已经确立了洱海流域作为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历史地位。也是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曾经创造了云南最早种植粟的农耕文明。还有漾濞苍山古岩画、云龙江河上的古桥梁，以及穿梭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庙宇道观、城池村落、民风民俗、诗词歌赋、饮食服饰，等等，全都成为文化大理的载体，以苍山洱海为中心，辐射开去，供后人领悟，让世人景仰。

透过大理这部立体之书，我们看到了云南的起源，还有南方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足迹，看到了高耸入云的三塔，感悟到了“文献名邦”的传奇。

追根溯源，正是大理这方厚土最早叫作“云南”。远在西汉时期，在今天祥云县的云南驿一带，就设置了云南县。从此，“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商贸的兴起，横穿东西的南方古丝绸之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正式成型，途经永平的博南古道就是其间最艰险的行程。随后形成的茶马古道，纵贯南北。两条古道作为古代的国际大通道，在大理交汇、交融，互通有无，为物资交流、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千百年来，多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僧侣客商，或匆忙或悠闲的步履往来于此。一路上，不仅成就了鹤庆商帮、喜洲商帮等历代商贾的辉煌，同时，人才辈出，文化灿烂，创造和积淀了同样辉煌的历史文化。

20世纪40年代，在南方古丝绸之路之上修筑了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最艰难时期物资运输的大动脉。

大理有许多的历史文化标识，一千多年来，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崇圣寺三塔，就是其中最显赫的历史存留。一大二小三座

塔形成鼎足之势，布局统一，造型和谐，稳如泰山。大塔又叫千寻塔，塔前朝东的照壁上，有明人沐世阶所题“永镇山川”石刻大字，每字高1.7米，字和塔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昭示着大理作为边疆地区的稳固和安宁。其文化内涵和历史寓意，影响着大理乃至云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理文化的另一个标识是大理古城南城楼，以及高悬在上面的“文献名邦”牌匾，不远处的文献楼和五华楼，与它遥相对望。这块由清康熙年间云南提督偏图所书的匾，和那些古色古香的楼，是大理古城的灵魂，“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由此辐射开去，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伫立在太和金刚城下的德化碑，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节点。这块碑，穿越唐朝天宝战争的硝烟而来，记述着南诏帝王的伟业丰功，同时，表达了南诏关于天宝战争的苦衷，表明了归附唐室的心迹。

透过大理这部包容之书，我们看到了妙香佛国的祥和，看到了“云南福星”的慈祥，看到了“本主”信仰的力量，看到了儒释道等多宗教的和谐共荣。

南诏大理，一个和唐宋相始终的地方王朝，先人们从唐宋王室那里学到了文韬武略，把信仰当成生活的必修课，筑寺修塔、凿龕造像、吟诗泼墨，引导了那个时代云南文化的时尚和潮流。

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创造了南诏大理国绚烂的文化。

剑川石宝山石窟的石刻，宾川鸡足山的“迦叶道场”，祥云水目山的佛身舍利，崇圣寺中帝王皈依的情节，起源于南诏国、鼎盛于大理国的佛教密宗教派，等等，创造了辉煌的雕塑、石窟、摩崖、石刻、绘画艺术。其中“阿吒力”观音造像为云南所独有，被西方学者誉之为“云南福



星”，护佑着云南，光耀着大理。同时，也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展示了高超的艺术创作成就。

历史上，大理一直是儒释道并存、多宗教共荣的福地。除了佛教之外，原始宗教和以巍山巍宝山为代表的道观神殿遍布全州各地；以大理古城文庙为代表的儒家祠堂星罗棋布；清真寺和基督教、天主教教堂比比皆是；其他各种原始宗教色彩纷呈。中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共荣，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融相生。

大约是南诏国时代，大理逐渐兴起了本主崇拜。也就是从那时起，本主文化便开始在苍山洱海间世代相传。在大理两千多个白族村落中，供奉着一千多位本主，村民将其视为自己的保护神。那些本主，不仅有当地传说中的各路神灵，还有生活在身边、触手可及的传奇人物，甚至还有被人们赋予使命的某种物品。而那些作为本主的传奇之人，他们并非单独一个人，而是有夫妻、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亲密关系，是一群食人间烟火的神。这种人、神、物合一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神灵世界，正是白族先民的大智慧，使大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超越了信仰本身。

自古崇尚生态文明的大理，还是“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乐土”。这里有各种飞禽走兽长居于此，苍山洱海间有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到此越冬，巍山隆庆关的“鸟道雄关”，南涧凤凰山、洱源鸟吊山的“百鸟朝凤”，剑川剑湖、鹤庆草海的水鸟欢腾，等等，无不成为自然的奇观。

透过大理这部民俗之书，我们看到了多彩的民俗，小吃可口，节日众多，风情浪漫。

以“赛马、唱歌、做买卖”为主题的三月街，有“东方情人节”之誉的绕三灵和剑川石宝山歌会，有狂欢的火把节，有栽秧节、蝴蝶会、耍海节、祭祖节，这些节日，隔三岔五，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人们的生活里。另外大理饵块、酸辣鱼、喜洲粑粑、白族生皮、洱源乳扇、巍山耙肉饵丝、永平黄焖鸡、宾川海稍鱼、

弥渡卷蹄、南涧锅巴油粉、云龙诺邓火腿等组成的大理特色小吃风景线，极大地丰富着地方的饮食文化，成为文化大理不可缺少的部分，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还有以白族服饰为代表的民族服饰，色彩斑斓，美观大方，展示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生活态度；那些以青瓦白墙为主旋律、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布局的白族民居，则体现了大理各族儿女的生活智慧；“家家流水、户户养花”，真实地写照了大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奇妙的大理石天然画，饱含着天地精华和人文情怀，以及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全都是文化大理的重要载体。

透过大理这部艺术之书，我们看到了数不胜数的诗人、作家、学者、艺术家、教育家和科学家，看到了目不暇接的文化产品和精神财富。《南诏奉圣乐》恢宏大气，《张胜温画卷》精美绝伦，《南涧跳菜》粗犷豪放，《小河淌水》荡气回肠，《五朵金花》遐迩闻名，《天龙八部》引人入胜。张叔、盛览的故事已成佳话；郑回、杨奇鲲、杨黼、杨升庵、杨士云、李元阳、杨南金、艾自修、徐霞客、担当、师范、王崧、赵藩、周钟岳、赵式铭、董泽、张子斋、黄洛峰、马曜、张文勋、晓雪、杨丽萍等等文化名人，伴随文化风景一路走来。张伯简、王复生、王德三、施滉、周保中等革命先驱点燃了我们的红色记忆；张耀曾、杨杰续写了民国人物的传奇；“两弹”元勋王希季、“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等，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书写了不朽篇章。挂一漏万的大理历代杰出儿女，他们都是大理或大理文化的代表。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这是玉洱银苍风景的真实写照，也是文化大理的名片，在其中，珍藏着我们共同的乡愁。

“苍洱毓秀，文献名邦。”就这样被赋予了历史的责任和特殊的意义。





大理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文化大理，灿若星河，独具魅力。这部丛书，将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角度、辩证的思维、散文的笔调、新颖的姿态，挖掘大理文化的内涵与成果，展示文化大理的风采与自信，使文化大州的精神与魅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 人文诺邓 山水太极

——原生态的云龙与文化的云龙

滇西云岭大山深处淌出一条不算很长的江水，叫泚江，泚江悠悠南流 170 多公里后汇入澜沧江。

泚江中下游交界的地方，江水绕出一个“S”形的大弯，形成一个类似中国道教文化符号“太极图”的天然地貌奇观。在这天然“太极图”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小河叫诺水河，沿河往上 4 公里有一个名叫“诺邓”的古村。

诺邓和泚江，记载着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陲的云龙县 2000 多年的历史与人文故事。

“点苍南去钟英地，太白西来建节天”，这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近代历史名人林则徐对他的好朋友、他的前任——清道光陕西巡抚杨名颉的誉语，林则徐认为杨名颉的家乡云龙是点苍山外的一块“钟英之地”。

此言不虚。

从青藏高原一泻千里而来的澜沧江，把大理西睡这片 4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切成两大部分：江东，是绵延起伏的云岭山脉西支，蜿蜒舒展的沘江从中直穿南下；江西，纵列着高耸入云的怒山峰峦，其西麓便是那条急湍奔腾的怒江。古称云龙为“山国”，边远偏僻，以及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气候多样、物种丰富是云龙地理的基本特征。

让云龙更引以为傲的是它悠久的历史。如今云龙境内分布着白、汉、彝、苗、回、傣、傈僳、阿昌等 10 多个民族，人口已有 20.5 万人。溯根追源，他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至少已生活了 2300 多年。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云龙境内被发现，证明公元前 300 年前后有人在此定居。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描述“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自叶榆（今大理）。名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那些嵩族和昆明族游牧部落所在的数千里地方，正是今天的澜沧江、沘江流域及其东延的地区。

那些古老的部族发现这里产盐。

自汉朝开始，盐、铁的生产、经营直接受国家管控。史书记载汉代云南有三口盐井，其一为比苏盐井，比苏井就是后来的诺邓井。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征滇后在澜沧江以东置比苏县、在澜沧江以西置嵩唐县，云龙历史由此而明朗。

在唐南诏时期樊绰所记的《蛮书》中，比苏井名称已变成“细诺邓井”，诺邓的井盐是南诏、大理国政权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政府设专门的官员负责盐务管理，盐民在官府监督下生产食盐，由官府定价收购、运输和销售。到大理国后期，又在沘江流

域新开顺荡盐井，接着再开山井、大井、师井和兰州井等盐井，一个古代的工业区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南诏时传称为“云浓深处”的澜沧江西岸地区，历经摆夷、蒲蛮和阿昌等少数民族部落相继经营后，到大理国时因“江上夜覆云雾，晨则渐以升起，如龙”，便有了“云龙𩇛”的名称。元朝统治时期，这里设置“云龙甸军民总管府”，江西农业开发在几个肥沃的坝子里逐渐扩大。

1381年，傅友德、沐英大军平定云南，在云南建立了明朝政权的统治。1383年，在诺邓置“五井盐课提举司”；1384年，授段保为云龙土知州；1393年，又设顺荡井、上五井、师井、箭杆场、十二关等巡检司，分授土官管理。

明代澜沧江以东地区，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不属于“云龙”，那时的江东属于“浪穹县”（即洱源县）管辖；那时的云龙州“澜沧江界其东，緬地接其西”，以段保后人世袭土知州职务。由于段氏不断向怒江西部开拓扩张，明朝后期段氏家族所控的领域已达缅甸恩梅开江流域。后因段氏族人为争袭土职等事纷扰，1620年明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云龙州开始设流官理政；同时把江东原属浪穹县的“五井”和各巡检司领地划归云龙州管辖，由此构建出今天云龙版图的雏形。1629年，云龙州治亦从江西迁到了江东的雒马井。

清代云龙一度出现经济繁荣、百业昌盛的局面，康熙时期整个大理地区85%的课税是云龙州上缴的。清初吴三桂之乱结束于云龙各土司配合清军在表村铁门坎剿擒胡国柱的战斗，同治年间滇西农民起义曾使云龙江东一带成为



反复争夺之地，但这些争战未能给云龙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除了盐业经济的兴旺，乾隆年间在白羊厂等地又陆续开采银矿和铜矿，这种建立在工业生产和流通基础上的经济繁荣推动着云龙社会文化的发展。

旧称云龙为“五云”，是指云龙有“五井”即五个盐井。明初五井专指诺邓、顺荡、山井、师井和大井；到清代至民国则把诺邓、天耳、大井、石门、宝丰称为“小五井”，全县实有八个盐井。明清以来，大量内地移民进入五井地区，云龙各家族祖先不少于70%的人迁入此地，其原因都与井盐生产和经营有关。云龙的古代史就是云南移民文化史、云南工业文明史，建立在盐业经济基础上的云龙文化遗产无一不跟古代工业文明的繁荣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滇西地区出现了生动的经济贸易场景：英国生产的布匹与五井生产的盐巴在中缅交界的街场上进行交换，来自西方的一些物质和技术已慢慢浸入云龙人的生活中。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滇缅公路的开挖，反法西斯战争中云龙人民表现得不屈不挠。随着滇西北共产党人的奋斗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云龙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历史上的云龙留存下风格多样异彩缤纷的文化现象。有别于洱海周围平坝地区的白族文明，云龙白族文化更多地体现着山地民族的特征。在云龙，佛教、道教及传统儒学文化思想使得它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而本主文化、图腾文化、山地巫俗文化等地域色彩在这里又十分浓厚，至今云龙各地还流传着大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还有众多白族、彝族、苗族、傈僳族的山歌、舞蹈以及雕刻、刺绣、编织等民族工艺和传统食品工艺等等。而古村古镇、古桥古道、古庙宇、古墓葬、古

碑刻和白剧“吹吹腔”、五井洞经乐以及澡塘会、春牛舞、耳子歌、五井花灯等众多的文化遗存更令人流连忘返。可以认为，云龙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遗产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云南边远地区生根发芽的最好诠释。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云龙儒、释、道“三教一体”的信仰崇拜非常明显。明清以来，云龙民间既信奉佛教，也信奉道教，特别在宗教活动和庙宇建筑方面，道教风格尤为突出。此外，白族的本主崇拜在云龙也相当广泛。

儒学文化自明初开始即成为“五井”地区市井文化的主流。明末，云龙开始出现学宫；清初，各地陆续开办义学，接着又创办了书院。由于教育科举的兴盛，仅清代中后期，云龙就出进士3名，举人23名，贡生、秀才则达上千名之众。云龙儒学崇奉的表现之一是孔庙及文昌宫等庙宇的建立，如诺邓孔庙初建于明嘉靖前的“五井提举司”时期；到明末清初，雒马（宝丰）亦建孔庙。云龙五井祭孔活动礼尚备至，有一整套烦琐的仪规典章。在“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等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以八大盐井为中心的封建礼教观念日趋浓厚，特别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识曾一度作为通俗风尚凝固在诺邓、石门、宝丰、天耳、大井等五井民间理念中，偏僻的云龙由此享受了滇西“文献名邦”的殊荣。特别如诺邓村，重教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自古以来尊师好学蔚然成风，许多诺邓人虽不善经营，但学问很好，常被腾越一带礼聘为私塾先生。



清初以来，云龙涌现出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康熙时期的贡生董善庆，如乾隆时期的亚元（举人）黄桂和进士马锦文、黄绍魁，有道光进士黄云书以及嘉庆中举后供职陕西巡抚的杨名颺等人；民国时期，还有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王九龄，有对怒江发展颇多奉献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杨润兰和对云南教育、交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东陆大学校长董泽；等等，他们是云龙引以为荣的地方精英人杰。

由于盐业经济的活跃，明清时期“五井”地区的道教思想逐渐扩张，云龙道教文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宫观祠庙大量出现。至今云龙境内遗存的如石门虎头山道教建筑群、诺邓玉皇阁道教建筑群以及顺荡玄天阁等庙宇建筑绝大多数为道教宫观。清代以来，云龙道教信徒众多，著名的道长有宝丰秦道成、诺邓孙道裕等人，还有为数众多的被称为“高公”的火居道士。道教斋醮仪礼和各种宗教活动十分普及，而诸如“洞经会”的活动就是道教“寓教于乐”的一种生动形式。

南诏至大理国时期，边远山区的泚江流域诺邓、顺荡等地已建起了佛寺。密宗信仰延续至明朝中叶，这在顺荡火葬墓群中可得证实。到明朝中后期，禅宗、净土宗等从内地传入，大量的佛寺重新修建，如诺邓“祝寿寺”等等。至清道光前，诺邓玉皇阁就有住持僧上百之众，而石门蟠龙寺、宝丰太和寺、福龙寺、顺荡大慈寺和大井西竺寺等地，僧众之多亦不胜枚举。

云龙的社会风俗文化如盐业生产习俗、农业生产习俗、马帮交运习俗和以儒家意识为核心的礼仪风俗、诞育风俗、婚姻风俗、丧葬风俗、节庆风俗、饮食风俗等等，随着上千年历史的演变，它们都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一同发展进步着。

在云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石雕工艺和竹、藤、草编等工艺很有特色，而最有特点的当属山地白族妇女的刺绣品：朴实勤劳的山区妇女在生产劳作或山野放牧之余，手里总有一个活计，那就是刺绣。她们绣出的围腰、抱裙、坎肩、花鞋、挎包、抱被、背带等等，其工艺和特色有别于坝区和集镇地区，底料都是深色的，或深蓝，或深绿，或大红，更多的是黑色；绣出的图案色彩鲜明，艳丽多姿，是一种源于自然、出于劳动的完全地道的原生态文化产品。

云龙不仅有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还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

风光优美的自然山水，生态盎然的高山、湖泊、森林、草甸、温泉、溶洞、溪流、地貌等景观，把美丽的云龙呈现在世人面前。那古风依旧的诺邓村，那浑然天成的“太极图”，那秀美天池、桥梁古道、山水森林等等，无处不见云龙 4000 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天生丽质的原真魅力。

到云龙旅游，首先造访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诺邓村为核心的诺邓景区，它包括了诺邓古村、天然太极图、天池、虎头山、泚江古桥、宝丰古镇等众多景观。

“诺邓”是云南最古老的历久未变的村邑名称，所以又称为“千年白族村”。诺邓古村现存 100 多座依山构建、风格典雅的古代民居院落，有玉皇阁、文庙、武庙、龙王庙、棖星门等明清时期的众多庙宇建筑和盐井、盐局、盐课提举司衙门旧址以及街巷、驿路（盐马古道）等古代建筑，还有 200 余株百年古木，有 10000 余件散落在民间的古董、



文物、字画、家具等，另有洞经花灯、传统工艺、节会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诺邓，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除了诺邓古村，还有那罕见的山水地貌奇观“天然太极图”，吸引着无数对太极文化充满敬意的观光客人；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池，她秀丽的湖光山色和繁茂的森林草甸是那样的旖旎迷人；还有山势雄峻、石壁千寻、危岩高耸的虎头山；有大江小河上修建的形式多样的藤桥、木桥、石桥、铁链桥等古桥梁；有既可洗浴祛病，又可观览奇特岩溶地貌的温泉；等等。

在云龙可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把诺邓火腿推向了荧屏，但云龙的食材不仅有火腿，仅植物类就有各种菜蔬以及天麻、核桃、板栗、蜂蜜、花椒、芸豆、荞面等等；动物类则有牛、羊、猪、鸡、鸭及雉鸡、鲤鱼等等，而云龙黑山羊、天登乌骨鸡等传统特产，很早以前就远近闻名。最具声誉的云龙风味饮食菜品，除诺邓火腿外，还有五井豆腐肠、云蒸八宝饭和红东坡、冻肉、酥肉、豆饼、干拉、熏肉、吹肝、卤杂、凉拌、天麻鸡、八宝菜、腌鸭蛋、土皮菜丝等；此外，还有地方小吃如热豆粉拌烧饵块、荞饼拌蜂蜜等等，美不胜收。

云龙的水能资源是一个显著优势。由于山高谷深，雨量充沛，水流湍急，境内怒江、澜沧江、沱江、空浆河、关坪河五大江河及其支流的水能蕴藏量达 320 万千瓦。澜沧江水电开发中功果桥、苗尾两大电站都在云龙境内，水能蕴藏达 200 多万千瓦。

云龙矿产资源开发古已有之。除井盐生产外，全县还有铅、锌、铜、铁、镍、锡、汞、金、银及食盐、石膏、板岩、大理石等金属、非金属矿床点 120 多个，各类矿藏储量少则上万吨，多则数亿吨。